



漫筆目錄卷七

遺訓

文成逸語

文成墨蹟

一生使不盡

十二生肖

鸚鵡事相同

方言

湖舫

一峰遺事

杜用文選

無行無學

釋稱

農無逸詩

改名取媚

後渠名言

辨天祿閣外史

筆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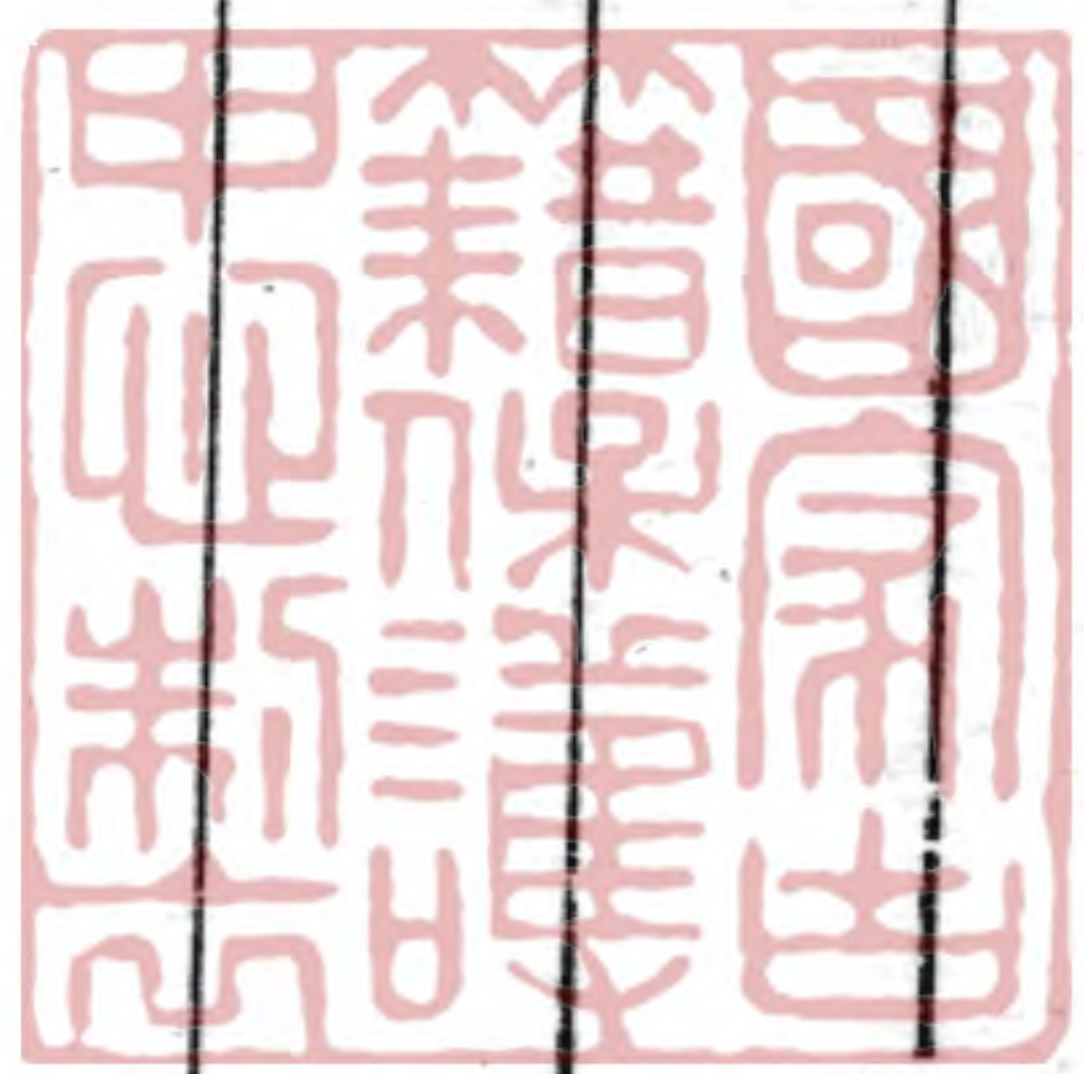
牡丹百詠

痘凶

季昭画

季子

市文已字



熟雞奇變

桑柘等詩

不肖

父在觀志章旨

神鵲鳴冤

托喻詩

陰多陽少

叅同契托名

仲文傳

洞蠻四種人

匠班銀

贗譜

詩體

血氣精溢

挽送諫臣詩

張許詩文

三夸三豪

書忍字

偽病字解

救溺

風狗毒蛇傷

雲林柬

二縣猝變

挽子儋詩

忘已責人

豆腐詩

療奇疾事

煮粥詩

李柿蒲萄

佳節月忌忌月

獲麟地

嘆嘆集

憲副三同年

論阿房賦

稱姪甥

僉憲寄贈詩

老子至言

斯文始終在岱嶽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明江陰李 詡 輯

孫男如一 較

玄孫成之 重錄

遺訓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
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
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
同理此宋儒謝顯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夷子歲
先師東廓鄒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誦敬佩服
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
從復得日夕往來於夷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

訓在真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錄一過以當書紳

文成逸語

容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未慈爲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 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已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彊弱

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在贛州親筆寫周子

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乎一段末云按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目中正仁義卽所謂太極而主靜者卽所謂無極矣舊註或非濂溪之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公語傳習錄所未載

文成墨蹟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李二

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座右南溇都君每過輒誦其言之善持此紙索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學此爲朋友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王守仁書此一綿繭紙筆畫徑寸靖江朱近齋來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吳門謂曰先師手書極大者爲得之所藏修道說若中等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爲君所有心印心畫合併在目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致是乎遂手摹之以去乃余原本亦亡於倭思之痛惜

一生使不盡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徧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

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十二生肖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生肖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旣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

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
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
酉爲雞不可一定也楊升菴慎曰子鼠丑牛十二
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
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
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
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
曰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
則瘍猫見寅人則衞其兒走徙其窠王廷相雅述云世之木人
多矣而瘍者間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
子不木其瘍則同何耶使一家三兩皆爲寅屬其
猫不養子耶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草木子葉
見之亦徙此又何耶能其著多可採
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

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腓兔無唇龍無耳
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髻鷄無腎犬無腸猪
無肋人則無不足也王文恪公整曰二十八宿分
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
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
水偷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
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猴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
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
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
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
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
二肖之所始也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

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
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
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伏也亥水也其
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
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
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
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
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
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
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獼
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
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

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凡含
血之蟲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齒牙填利筋力
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
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
奇耦辨辰數之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
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
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
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爲耦寅
虎虎則五爪爲奇卯兔兔則四爪爲耦自餘無不
然獨巳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蓋巳在月乃純
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雖偶而時則陽故用
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用其足而象巳著疑亦諱

言乎陰之意爾又易曰乾為馬坤為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蹄圓牛之蹄析亦此義也何燕泉孟春曰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猪四爪見洪異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余按論指爪與戴所記蓋相通論合觀體與葉所論則互異更參之古今諸說而十二生肖可攷見矣

鸚鵡事相同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一卷

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曰能作偈

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

秋翎似秃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

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為啓籠居數日立化

於玉球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于後苑周公

雅堂雜鈔圖畫書帖類中載王介石家有東坡書

蔡君謨二小詩及杭妓周韶能小詩蘇子容過杭

韶求脫籍子容令即席賦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

女多念阿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為送內有胡楚

龍觀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前詩

與鸚鵡所咏無異抑傳之者有誤耶并記之以俟

考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

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
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
枝頭說上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所放鸚鵡有
道氣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鳥乎唐太
宗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數言思鄉巧還開元中楊
貴妃有鸚鵡呼雪衣娘亦能誦心經夫雪衣思鄉
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聞其能知恩貴
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爲稍異耳又春渚紀聞亦
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者爲通州守家人得鸚哥
忽語家人曰鸚哥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
哥一往卽生死不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
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

得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
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
渴耳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繫縞線且祝其好去
鸚哥亦低首答曰娘子勿懣更各自好將息莫憶
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
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
差至京師投文字始出州城回憇一木下忽聞木
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
仰首視之卽有一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
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
語通判宅眷鸚哥已歸到鄉地甚快恬深謝見放
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哥所在具言

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
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舉太宗林邑鸚鵡
明皇時楊貴妃鸚鵡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
卷中亦云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
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婦輒嘆恨不已鸚鵡曰
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
之携往隴山涕泣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
鸚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托寄聲也按六事大槩
不甚異不知何故宋李昌齡曰昔韋南康鎮蜀時
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
由有念以至無念卽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
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

聲意有悟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真際也一日
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
爲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方言

須臾卽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

湖舫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
者

一峰遺事

偶閱鄒先生立齋智集得羅一峰先生遺事六條錄
以爲廉立之助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溥請

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高
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蟹袍先生服之入金
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
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
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
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
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
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一
日客來甚蚤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
人乞諸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
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崔後渠集中論一峰
行鄉約而戮族人余

因取章楓山先生復一峰書附載于後見一峰此
舉乃君子之過而亦以見有剛正之操者精義之
學亦不可不講也書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
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
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
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
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于我
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用三驅失前禽夫
不慮其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
子以爲我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
人以後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
而後邀強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
權力邀強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
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所謂顯比之道
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
爲盜惡之而不殺也賢之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
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
而誅者蓋指殺于人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竊竊
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
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
之矣而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喪親哭之夫以
及也然後爲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
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者乎以是知聖
況于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

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始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剛鬚是耳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于殺平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日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于諸公自身而家自化而鄉父于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日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寔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杜用文選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見誦文選是也今試取校之兩字連綿同者甚衆三字四字以至五字而止間一有焉始知得于文選多矣杜之源流所自誠在于此後之

沉酣于杜者則惟文信國公文山一人而已其餘但拾殘唾何足尚也昔人言文選爛秀才半蓋以文選作本領故耳

無行無學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鬪潘安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則亦弗思甚矣虞嘯父欲獻季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于此黃庭堅云人無古今浸灌于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之謂也此桑思玄悅庸言中語

釋稱

釋名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含惡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蘇伐羅銀曰阿路巴農無逸時

昔人謂農人三時之勞一時之逸余竊謂農人未嘗有一日逸也特治農務必三時而後收斂始畢故可云然耳不知收斂既畢官逋私負紛紛集擾仰事俯育惻惻關心當斯時而不遑暇食猶可左支右吾稍或懈焉啼飢號寒立至矣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句先儒稱爲曲盡田家情狀今始有甚焉蓋蚕絲五月穀粟九月此常候耳預取給於二三月前猶是稍能過活之家也其爲百

孔千瘡者皆逐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逸不可得矣噫

改名取媚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謨今登顯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麈前錄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

後渠名言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廢矣唐詩興而教亡矣
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
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
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辨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
一有筆性浪子耳邇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
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于
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如
心錄非林和靖指掌圖非東坡龍

筆墨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槩也

曩時買墨于金閭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
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
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矣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
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
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
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
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
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
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
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
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
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

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
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
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陡絕
其兔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
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
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其意
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易腰強者
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無不強然其意
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以筆之精於此
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此筆之精於此
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
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

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
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
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造
次欲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
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
之選余學書五十年頗留意茲事近時陶穎之外
惟楮墨最爲敝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
差強人意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
烟入膠和材搗鍊收貯之類極爲煩瑣故其成甚
難而其直亦甚昂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其直
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其不濫何
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蓋歙人汪廷器所

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挺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爲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燃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者廷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而忽其法也故爲說廷器之用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好純松煙乾搗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椀皮汁中椀皮卽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鷄子白五枚真珠麝香各一兩皆別治合調鐵臼中搗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

許入紫草色紫入椀皮色碧皆助墨光犬凡墨以堅爲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爲煙以代郡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水人祖氏得其法祖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父子皆善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簪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刀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天超

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爲患今之製者動以數千嗚呼是尚得爲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牡丹百詠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賞首席爲其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爲其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卽席用僧明本梅花詩神真人塵春一韻各成百詠于一日之間誠騷壇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部郎中嘉玉刻于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東湖仁夫序之其孫湖廣憲副繼文刻于嘉靖甲申春三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于後人之賢且偶然同邁于花發之時均可記也寓圃雜記記正

統間江陰布衣徐頤常熟上舍魏某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于中官王振魏懇于當道大臣皆得爲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爲金中書銀主事魏卽賞牡丹之人也

痘凶

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絕者其子必凶多驗

季昭画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爲最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怪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卮言爲証余笑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

枝山曾誌其墓甚稱說之子信今鳳洲獨不信昔
枝山乎余家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
年三月望日所畫信是高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
居郡城爲鄰因通贊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又
以其傳傳仇十洲英蓋東村十洲一親受業季昭
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戴章甫筆記
記陳暹季昭爲南京刑部郎作嘲分俸絕句是同
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季子

王生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爲族讐王俊
十六者歐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訃歸則父已
斃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寧

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
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卽銖錙無
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托言古人出必
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
三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
感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爲舉業惟手書
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
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正月二十六日仇俊飲
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
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構自首狀投于
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
士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直之

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于郡其略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卽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剗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觀

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旣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冤且令後之籍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子行吾當徐來生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

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

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
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昇其父柩至生
聞之大號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
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
至望見金華令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地地
爲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必死
檢復何爲遂令昇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
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于蒼旻一心圖報兮
何幽深六年嘗卧兮殊苦辛揮亦白日兮斬仇人
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
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甦整巾起歌
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囑妻詞

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
而死死猶懷父至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
禮斂且親至其廬爲文祭之又弔以歌邑人議以
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生所不享者當別
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
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
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
湖廣黃梅人

古文已字

沈存中云古文已字從一從止此乃通貫天地人與
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已僧肇曰會
萬物爲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

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已之全者如此

熟鷄奇變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丘郡家爨下有食
櫥內錫鑊置熟鷄半巨隻此除夜所餘者連日以
賀節馳逐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至食櫥邊見光
焰耀目隨覓所在乃鑊中鷄蒸氣結成一小殿宇
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婢忙奔告于郡郡移
于堂之卓上南面整冠服率家眾羅拜之不滅細
視惟靚晶晶熒熒殿宇如瑠瓊像眉目皆分明越
三日猶故家眾駭愕若醉若癡秘不敢言第四日
更餘召巫者結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縣
學生名周琦者處郡家館浮河之次日正周赴館

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後余家孫至常熟會文周

親與孫說竟不知何祥何災也郡乃嚴相國家家

幹亦曾為某邑丞後郡旋沒子以買入學事敗羅

曩固怪異之兆與惜余記時不能懸斷之也周中
丙戌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沛更有甚于
丘者

桑蠶等詩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

多為國為民甘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咏

蠶云衣被深功藏蠢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

力加食葉二月吳民要賣絲姑蘇秋官馬清痴愈

題蚕豆云蚕忙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却

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

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王尚文題棉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春蚕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無錫秦廷韶題菜云翠葉蒙茸場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比可獻之採風者

不肖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

不肖亦不係于世類如此

惟貴實
憲也

父在觀志章旨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爲有理攷亭聞之當亦心肯

神鵲鳴冤

有傳至神鵲鳴冤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興盱眙人以策蹻爲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策蹻出兼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賃其蹻冀往新溪路見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橐裝已爲所覘矣邇幽閭地殺商沉屍於灣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

莫之覺也一日喬侯決獄二鵠倏西至飛鳴繞案如怨如訴遣之再三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搖吻鼓尾者三疑有冤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冤爾當自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匝如其飛不爽侯問冤何在可啣籤與兩直兵去二鵠跳躑而前回首數四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追也行可三十里許灣河畔輒投入水中去久之出喧噪異常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侯侯躬往觀焉鵠亦隨之往返侯令漁人捕一伏屍如生年約三十餘背束大石長鞭擁其項仍諭鵠再示其圖之者爲誰我爲若決之仍命兩直兵俱別令數人尾其後以俟可擒二鵠引如前至平康村高槐下茅屋五椽

編棘爲籬驟二頭在焉鵠竟噪其簷其人出輒集其肩臂而頻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于屋直兵悟給云吾輩緣公務欲驟走長清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寧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驟足下見直兵腰懸鞭策卽熟視而辨認之蓋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益實約半塗直兵連尾之者已執矣侯細鞫成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璧第瑣碎者稍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遂下獄擬罪而浮瘞商于東城下二鵠因俯首致謝後于瘞商處旋摩悲鳴猶不忍割侯遂付民家籠養此鵠以候上官定奪發落嗚呼全蛇獻珠活雀

投環古記之矣。今庶不辨爲何地人，而以縱鵲雪泉下之沉寃，有是哉！好生者之驗乎？然張興利商財壽商命人不及覺，而鵲訟之官致有此報。雖曰鵲靈實由天假，詎謂天鑒昭昭毫髮可欺也。世之萌異心者可鑒矣。此聞之盱眙來商信，而可徵時萬曆十一年癸未孟冬事也。

托喻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爲之言也。

陰多陽少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

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叅同契托名

朱子註叅同契，托名鄒訢，鄒與邾同出，姬媯是朱字，訢與熹同，訓喜字。

仲文傳

閱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爲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爲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巴幸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青見邵治之亡驗。

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仲文稍以符水喫劍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已亥扈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筭 上僅以身免即日救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躑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玄修保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輒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

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致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敕救曰禮部尚書兼真八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資平

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詔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
敕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上曰卿祝釐保
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
太上盡職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
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詔舉羣臣可任邊
事者仲文以間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上札
曰師言隆禧可用但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
靜為上蓋隆禧故考察開任官也上即寵用仲
文不欲令預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上
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
仲文請老盡以上素所賚金三萬兩帛千疋蟒
衣玉帶諸寶器奏進上察其意篤詔收內庫

已出修蘆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

十賻卹甚厚隆慶初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

仲文初名典真余家有舊通報中載其請乞奉安
雷壇疏頗備當時聖眷附以備考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乘一真人領道教總各宮
觀持知道錄事少保禮部尚書陶典真一本懇乞
天恩奉安雷壇允光聖典事欽蒙聖恩差
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團風鎮雷壇舊
址增修今已落成欲令男太常寺丞陶世同臣
婿博士吳濬躬送欽頒神像供器前去奉安併
送臣妻一品夫人表氏詣祖塋祭掃用彰皇上
崇神勸孝聖典事畢回京供職沿途經過官司
量給應付往回臣等不勝感荷聖旨覽卿奏工成
荷神像併祭掃朕心嘉悅着兵部便行沿途經過
軍衛及水陸驛等衙門一體往還備護應付不
許遲誤違了的不饒還差內官

洞蠻四種人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奉種洞蠻也奉字

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
不隸州縣謂之徭人舟居謂之蜒人島上謂之黎
人徭音姚蜒音延韻書作蠻寫者音但下注南夷
海種則蜒字宜以虫从下爲正蠶種亦曰蠶人叢
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蠻戶
廣海
采珠人載
輟耕錄

容齋失考

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
焉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
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
子齊遣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

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卒凡十
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次
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
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
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
此最難曉德清陳寔駁之曰按此洪氏失詳考耳
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六年卒是年子桓
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秋再四年而貽州吁之
難是年十二月國人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爲宣
公宣乃莊衆子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
年其烝夷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卽位之
初爲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卽上行無禮而桓

公以逼于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構也故不加禁焉
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既勝冠矣夷姜亦已當小
君之禮專寵宮闈既而新懼間舊幼子加長嫌疑
讒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之愛而爲伋娶終則
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此其前後恩怨之反而伋
母子戕隕之由也左氏曰夷姜繼壽朔之生在宣公卽位
一二年之後無疑蓋新臺之築苟宣公未立則亦
未能所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末年壽朔當踰畧子
化生之期矣諸兄越境奚爲不能哉洪氏曾不致
推宣公於爲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
生子皆併于十九年之內宜其攷論之不可通矣
是說極與余意合

匠班銀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
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爲其有匠利
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爲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
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
甲賠贖出于無辜有零丁有乞丐遇每歲追併必
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爲司牧者
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
派之當無巷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而變
易舊制其事甚難乎吾意留心民瘼之君子更化
善治銳然舉行其何難之有近年以一戶之銀而
連三四人爲溝中瘠者蓋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

無能爲力也匠戶有彈花匠名色卽今鄉村彈棉花人也當時棉花未甚行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瓦匠漆匠等同課云

江陵論財賦

張太岳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奸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

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

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之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此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内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

復 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廣譜

今人家買得廣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于袁鉉鉉以積學多藏書貧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詩體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嚶嚶于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古題序與近時楊用修論唐詩正聲一條乃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

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
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
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凶
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
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
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昉者爲謳謠備曲度
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
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
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
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
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
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

仲卿四忌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
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典紀題往
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
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
齊曠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
後始亦已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
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必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
或有短長于義咸爲贅臆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
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
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
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
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

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
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
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
言離別將進酒特書烈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
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
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
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楊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
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
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稜選唐詩
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
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莫
秋劉春虛滄溟十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

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
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
女則不可於此有盲妣取損罐而充完璧以白練
而爲黃花苟有孱婿必售其欺高稜之選誠盲妣
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
嚴噫是其孱婿乎

血氣精溢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
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尿太陽也火也故其氣
臭津隱于舌通于脾故其氣香醫書謂男子二八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
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

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
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
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
段載都南濠紀談

挽送諫臣詩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詩錄
之詩曰肝胆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英雄片言
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後世茫茫青竹簡
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長生樹隴上空號西
北風蔣公初疏與余邑貢史二公連各是正德元
年十一月初四日鎮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
五日又獨具奏請誅逆瑾午門外再打三十至十

七日繼隔一日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瑾錦衣衛又
打竟以是死云真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江
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沈殿元
懋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主恩深處五
湖春烟霞耐可丹心老雪曉驚堪白髮新愧殺虛
名成回虎愁來吾道繼書麟獨醒未許漁人笑歸
去花溪共釣綸

張許詩文

張睢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蜀追
騾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
黎獻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
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

日又一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倂月
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
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
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
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至
今誦之猶凜凜有生氣

三夸三豪

吳郡劉叅政欽謨縣笥瑣探載鄒御史亮作三夸詩
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胤績其三言劉溥謂獨不
識蘇平夫蘇公字秉衡號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
也以詩文游江湖間嘗作繡鞋詩人目爲蘇繡鞋
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家與先從祖雪窻父子相

吟咏最善又有蘇正者字秉楨號雲壑蓋同胞昆
仲也二公所作詩文今猶有遺筆在格調尚屬醇
古無今人纖麗態嘗觀宋石介作三豪詩曼卿詩
豪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譏
之者今不敢緣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夸殆是異
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師雄余少時見蘇城婦女
祭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獻過太媽
娘娘三盃酒願得我家養子像陸南王渙文徵明
遍城皆然習以爲例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王渙
號墨池曾見其所纂兩晉南北朝奇談六卷其所著
雜賦一卷則衡山公餉余者與陸偕中正德己卯
科應天
鄉舉

書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載於小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玄宗時復有守和亦以忍字進也二公自處于忍則得矣若論引君之道高玄二宗一生只受虧于忍字豈可以水濟水平

僞病字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从人从爲凡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救溺

宋趙潛曰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風狗毒蛇傷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雲林柬

吳文定公寬跋芸憲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爲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憲父師集芸憲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

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
齋居爲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
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倪雲林答張藻仲書瓚
啓藻仲孝廉尊契比承命俾画陳編修子桎剡源
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汨汨略
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
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
艸艸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
圖之意僕之所謂画者不過逸筆艸艸不求形似
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村索画者必欲依彼
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寃矣
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非

耶偶及此發達者一笑謬詩謹擬呈画楮全納爲
我多謝編修君也尊君侍次并乞道謝幸甚瓚再
拜上啓又一書云今日在盧氏客樓大風烈日筆
硯枯燥如熬盤聖箒復濟之以僕之惡書所謂鈍
人騎鴛徒令旁觀咄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
凝靜風日清美則不爲之顧愷之之登樓去梯家
人罕見歐陽通猩猩爲筆毫象犀爲管乃始書同
一樞軸豈今人造次鹵莽所爲耶吾藻仲妙于書
畫當不以僕言爲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二日倪
瓚按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俱作宣字此
芸窻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作瑄字余昔年有
所記亦作宣字集其本書陶同時人從瑄寫爲是

邑人曾未知有此集祝東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
得會稽唐肅兵張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
有同姓名者以多貲敗請于其父而更爲宣焉甚
矣夫臆斷之難也

二縣猝變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驟入縣
令怒其不肅也毆出俟唱名魚貫而進一時蜂擁
出儀門踏死十七人中間爲師者一從人三又一
變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七日武進飢民告賑
噪聚郡門亦踏死數人余里中有芮姓者以訟事
伺候被踏死而復甦并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
內此變蓋三見焉

子儋挽詩

朱子儋承爵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章句
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徐玉几尚
德輓章描寫頗盡身騎鸞鶴下天池手搏雲光五
色絲漢鼎商彝聊悅志秦碑宋梓益搜竒已醒石
上三更夢還欠人間萬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
鵑來傍翠屏啼又子儋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
出都門落木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
松菊對清樽下機不愧山妻傲破屋仍厭處士貧
故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忘已責人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虐夫欲人之柔暴夫

欲人之仁。教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柔仁遜之。爲美也。然而不能焉。而更要之人。以爲已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詩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曰。種荳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人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管齊去味數。

度真瑋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罍。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皚。青鹽化液滷。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詼。療奇疾事。

東吳顧汝玉記王季廉療奇疾事略。季廉姓王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黃之術。有司表其宅里。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君慕渠。致政里居。以萬曆己卯秋九月。遭子麟孫禍。以劫財死。事具余

所爲哀饒州詩中其第三子聘徐秀才牖民第四
女爲婦少奉齋癯弱乙酉冬日歸于張未彌月日
長至謁先祠遺像覺有驚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
有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來
省女則與半刺叙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曰命未
應絕猶得爲縣因索筆寫遺囑書一夫字遂輟曰
高陞掣吾肘高陞者同劫賊奴伏誅者也口中言
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
在則曰在地獄問汝何病則曰爲逆牽告今在蔣
土地祠鞠審又謂其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
非可居徐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女世爲婚
嗣胡不勉之乃曰我力不能救將神素莊王幸

祈之修刺或可免耳王孝子卽少湖貢士也徐不
之信曰孝廉正直寧信鬼事曰我亦不信乃今見
之徐猶然未信因族人張鳳羽試求救于孝廉孝
廉笑曰我素無請謁冥間亦有人情耶是不可以
刺往可依古方禱而療之又教以夾兩大指灼艾
其間亦古灸方也甫加艾鬼物窘甚曰某等候三
日竟以一丸愈乎去去女遂甦今漸差前一歲里
有患疫者亦夢孝子能療得一刺而愈蓋其所活
人夥矣又聞半刺被創未卽死欲與秀才面訣爲
逆所隔齋恨以歿今憑媳以語或其冤魂未散云
獨王君療疾則孝行通于神明理不誣矣况言孝
于家謂非有天意不可余故稍爲叙述以備好

奇者林焉

煮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
用兩日堪為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
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右煮
粥詩

李柿蒲萄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
宜綠鬢宜泛酒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
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岳季方作画葡萄說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
也枝弱者謙也葉多陰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

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
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
有八德矣枇杷秋萌冬花春子夏熟
得四時之氣見近峰聞略

佳節月忌忌月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慎說文云元者始也
春秋謂一為元董子曰

人君體元居正上巳野客叢書云自漢以前上巳
故曰元年年元日

魏以後但用三月端午細素雜記云余家元和
三日不必巳也

珊瑚鈎云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聯
而弔之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

宗以八月五日生宋璟上表有月惟仲秋日七夕
在端午之旬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續齊諧記云桂陽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

答曰暫詣牽牛凡土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為
橋歲時記云七夕夕女八結綵樓穿七夕孔針陳瓜果

于庭中以乞巧有蟾子羅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
于瓜之巧以為得巧

于庭中以乞巧有蟾子羅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
于瓜之巧以為得巧

日凡為陽慶其日與陽慶應故子重陽續齊諸記
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
當有災急令家人各持酒一盃各上房頂飲之
飲菊酒此禍乃除家人各持酒一盃各上房頂飲之
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夢華錄云都人
重九各以粉麵蒸糕相遺上插剪綵小旗糝釘果
寔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
也至于元夕以燈祀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
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傳云唐
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燃千
燈因弛門禁帝御安花朝以花風土記云浙間風
福門縱觀晝夜不息花朝以花俗言春序正中百
花競放乃中秋以月歐陽詹說月序云秋之于時
游賞之時乃中秋以月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諸
月數則蟾魄圓故日中秋龍城錄云唐明皇于此
夜游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
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衛道夫
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

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
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俟叅之菽園雜記云今人
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
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
五九月為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
行刑謂之斷屠月

獲麟地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

地王延相日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
于野厥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

歎歎集

徐迪功昌穀甫卿歎歎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

集邈然不倫蓋迺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歎歎集則任真而出者也

憲副三同年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各余謂之曰人顧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着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于旅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宦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爲生者極清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論阿房賦

程文簡

古云社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吳武

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叙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叙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爲秦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拜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破許矣寫汝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自南臨

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房屋複道周闔相屬所得
諸侯美人鍾鼓以充人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
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
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
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
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
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
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
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撫未寃也而牧皆援
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賓退錄云洪駒父
詩話載鮑欽止之

稱姪甥

說謂古本作未雲
何龍然未知何據

困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
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
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與
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
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
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
猶子者記禮者之子
言猶已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
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僉憲寄贈詩

幽人抱貞志。禠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寧。結廬掩荆扉。
我昔從之游。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
違。欲往繼前好。去風塵埋我衣。題詩記宿契。因之

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時在
隆慶己巳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
且茫然然於余鄙性懶慢之狀頗爲識得檢諸故
篋因識於此

老子至言

老子曰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無益
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斯文始終在岱嶽

岱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
以終斯文皆於茲土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終

